



源自期刊的阅读记忆

俞晓群

回顾我的阅读生活,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关注某一个文化门类时,一般会从阅读相关期刊开始。伴随着兴趣转移,订阅的期刊也会发生变化:上大学时我喜爱文学,订阅过的刊物有《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后来我喜爱科普及科学史研究,开始订阅《科学爱好者》《中学数学》《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科学史研究》。再后来我从事出版工作,陆续订阅过《读书》《文史知识》《人物》《新华文摘》《博览群书》《三联生活周刊》等。

近几年整理存书,因为书房空间有限,我忍痛将多年残留下来的杂志,几乎全部处理掉了。说是“残留”,本缘于我的阅读兴趣转移时,读过的旧书往往会留存下来,而旧期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常常会以新替旧,且读且丢。最多是在淘汰旧杂志之前,将其中有兴趣的文章剪裁下来,粘贴在资料簿上,或放入文件袋中保存。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原因之一是书籍与期刊的编辑方法有着很大的差别。首先是期刊的形式,通常为多作者、多栏目、多方向的组成为方式,内容庞杂,水平参差不齐,与书籍的章节结构大不相同。你中意期刊中的某一篇散文,把它留存下来,就会附带留下一些不相干的文章,因此很容易造成存放空间的紧张。其次是期刊的内容,作者的文章往往是一种离散的存在,而成书的著作却做过整合、深化或补充工作,两者的阅读感受会大不相同。相对而言,我更看重后者。

话是这样说,但我在处理期刊的过程中,有些还是大为不舍,像《新华文摘》《三联生活周刊》《文史知识》《新周刊》,它们都是成套地存放,还是割爱送了出

去。那么是否有留下来的期刊呢?有啊,只有两套加一类了。它们是什么呢?一是《读书》杂志,我存有1979年4月到1996年的合订本。那时辽宁教育出版社在《读书》封三、封四上做广告,还出版《楮柿楼读书记》《书趣文丛》等著作,其间宋远送给我几箱《读书》合订本,包括《读书》的创刊号。此后几十年间,它们一直混放在我的存书之中,跟随我走南闯北,落满灰尘,却始终未能丢失,也是一件奇事幸事。

二是《万象》杂志,辽宁教育出版社主办,我全套留存。这是我一生从事出版工作,亲自主编的唯一一套期刊。直到2009年7月去北京工作,我才离开主编的岗位。我收存有1998年11月到2005年底的《万象》合订本,其中有创刊号。与《万象》相关的名人名事太多,最难忘的人物有沈昌文、王充闾、扬之水、陆澹、陈子善、傅杰、王之江、柳青松。

三是那些刊载我文章或评论的一类期刊,大约有几十种100多本,一直不舍得丢弃。留存较多的是《编辑学刊》,二十几年间,在编辑姚丹红的邀约下,我在那期刊中的某一篇散文,把它留存下来,就会附带留下一些不相干的文章,因此很容易造成存放空间的紧张。其次是期刊的内容,作者的文章往往是一种离散的存在,而成书的著作却做过整合、深化或补充工作,两者的阅读感受会大不相同。相对而言,我更看重后者。

整理这些期刊,有几件难忘的事情略记如下:

其一,《读书》与《万象》创刊,时间相隔整整20年。《读书》由陈

原、陈翰伯、史枚、范用等前辈开创,几年后沈昌文接手;《万象》由沈昌文开创,同时由陆澹实操。在这里,我将两者的形式与内容做两点有趣的比较:

首先是两者都没有正儿八经的“发刊词”。最初《读书》的编者几乎不露面,他们只是在创刊号上补白一段“编者的话”,文字平实直白,看似几位前辈的手笔。其中写道,我们这个月刊以书为主题,坚持解放思想,希望成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我们主张改进文风,反对穿靴戴帽,反对空话套话,反对八股腔调。再说《万象》,它的编者也不肯露面,只署名“万象书坊”,但地球人都知道,大小坊主是沈昌文、陆澹。他们开篇连一段“编者的话”也不肯说,只是开了一个“万象信箱”。但在创刊号出版之前,不可能收到读者来信,坊主坦言:“姑且拟问题数则,并作答复。难免有弄虚作假、搔首弄姿之处,阅者谅之。”接着自问自答,无非是为何编、怎么编、何为海派、如何杂中见趣、何以巧立名目?

其次是1984年1月始,沈昌文开始在《读书》上设立“编后絮语”,1991年改称“编辑室日志”,1995年改称“闲谈人语”,一路写下去,一直写到1996年退休。陆澹将它们整理到一起,名曰《闲谈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2003年由李辉主持出版,2018年海豚出版社再版。那么这篇文字何来呢?沈先生说:“每期杂志出版,总有几十封来信,不读完浮想联翩,进而发为文字。”由此联想到《万象》的“万象信箱”,从形式到内容,确实与《读书》一脉相承。若说不同,只是后者的文字更为俏皮,更为生动,更

为放得开。比如谈到“办刊宗旨”,直到《万象》第七期,坊主才发声,受王蒙文章《笑而不答》启发,首次阐明《万象》的主题:“我们所求不多,只是想在水中捞月而已!”

其二,整理我存留下的杂志时,睹物生情,不禁想起两位不久前逝去的先生。

一位是刘硕果,今年9月病逝,终年92岁。刘先生是当代出版家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在上世纪80年代,参与创办漓江出版社,首先推出“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让当代读者大为受益,久久难忘。我与刘先生相识,始于他退休后受聘主编《出版广角》杂志。2000年前后,刘先生曾经约我写过两篇长文《一流的经验》《最后的盛宴》。他赞扬我文字好,有个人思考,将我的文章列为杂志的首篇发表,还让我参加杂志年度佳文评奖。刘先生的鼓励,使我建立起坚持“两支笔”的信心,一生笔耕不辍。后来《出版广角》还登载王建辉文章《同道俞晓群》,以及我的文章《“新世纪万有文库”十年祭》等。我记得刘先生曾经带领他的记者团队,来到辽宁出版集团采访。交谈中他提出让我做“封面人物”,我推托说:“不敢。况且我只是副总,前面还有老总。”他说:“老总先上,你也要上,我们就是要推选有潜质的年轻人。”

另一位是林建法,去年5月去世,终年73岁。我与林先生相识很久,真正深入交往,成为好朋友,要在2006年。那时他从报刊上读到我的文章,在2007年辽宁作家网年度回顾文章《涌动着生命质感的文化品性》中写道:“我们寄希望于辽宁散文的多元发展,既在于新人新作的辈出,也在于名家创作的

不断深化更新。写张学良、瞿秋白,是王充闾近现代题材的又一开始;而俞晓群却是新面孔。作为专业人士,他有关术数的著作早为人知;作为出版家,他策划编辑的大量图书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而以散文作者跻身于辽宁文坛,确实有‘陌生化’效果。我读过俞晓群四篇散文,文题便有超凡脱俗之感,摒弃三五句的公式,似乎是散文中拈来的一句话,画龙点睛,心神领会,刻意又不刻意,全文的意念扑面而来。无论谈及黄仁宇、王充闾的学术成果或者人格魅力,还是评点美国文化及文化传播,作者的叙述都有有条不紊,由浅入深,融知识、学术、文化、时代于一体,而且讲究视野,讲究胸怀,讲究境界,内容浩瀚,篇幅扼要,说理叙事恰到好处,理性的光芒随处可见。这是学者智者善者的散文,不是像不像黄裳、董桥、张中行的问题,而是作者长时间徜徉书山文海的厚积薄发,是文化的蔓延与传承。俞晓群的出现,是辽宁散文创作的一个亮点,也是我省散文创作略显单调局面的一个补充。”接着,林先生请评论家何平写文章《出版史即思想史》,品评我的

小书《一面追风,一面追问》。他还在主编的期刊《当代作家评论》《华语文学》《东吴学术》上推介我的著作,刊载我的文章。后来我的文章《国有学》荣获辽宁文学奖。再后来我来到北京海豚出版社工作,林先生帮助我组织书稿“六短篇系列”,包括莫言、王安忆、孙甘露等20位作家的著作。直到他病重,依然给我打电话、发邮件,谈书稿的事情。最终这也做不了了,只好让他的公子帮助传递信息。这些事情历历如昨,至今想起来,还会让我泪目。

写美食如果流于僵化,如果只是相关信息与食材的拼凑,美食不仅不美,反而干瘪乏味。

人与美食的相逢,背后是人与人、人与事的缘分,必然经历从陌生到熟悉的渐变过程。在日渐熟悉、倍觉亲切之后,才从栖身于此,转为文化认同与情感依恋。味蕾被美食一点一滴征服,是认同与时间中最令人向往的部分。在《后记》中,盛慧写道:“莫道家国远万里,美食深处是故乡。”

盛慧着意的修饰或拔高,而是他被粤菜征服过、对粤菜热爱着的证据。若无一次次的亲自品尝与一年一度的热烈追逐,粤菜无法在盛慧笔下如此出色生香。

话绕回来,比喻何尝不是一种节制呢?它只是当事人的直接体验而已,别人的体验呢?不一定非如此不可。不急、不慌、不忙,是盛慧的从容与淡定。没有初来乍到时的惊喜,只有日复一日沉浸后的欢喜。这是美食浸润之后的自然沉淀,装不得,抢不来。这就是感染力,以情感人并非

美食深处的故乡依恋

张家鸿

美味的晚餐,就像一次美妙的旅行,会让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闪闪发光,拥有节日般的欢愉。“美食对人意味着什么?答案众说纷纭,不管答案是什么,快乐必是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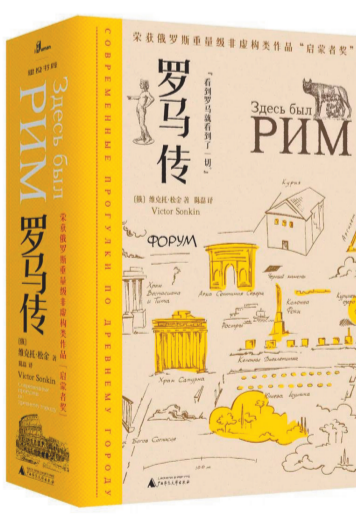
美食带来的美妙体验,被作者节制、适度地表达出来,实为更强大的诱惑。如点到为止的太极,绵绵的力量留在心头。故意留白的写作,会更紧张牵引着读者的心。虽是节制的表达,盛慧笔下却也不乏精妙比喻接二连三地出现。享用鲜虾云吞面的感受如何?“虾肉爽口弹牙,鲜美的汁液在舌尖爆开,那种清爽的感觉,仿佛漫步于雨后的森林。”蚝皇鲍鱼斑卷令他印象深刻,被东星斑裹着的鲍鱼,“好像

一封来自海洋深处的秘密信札”,蕴含其中的鲜美给人极致的感受。蚝仔烙中,肥嫩多汁、滑腻鲜美的蚝肉像什么?“每一颗都像鲜甜的小炸弹,每一口都有爆骨的惊喜”。化州香油鸡口感好极了,吃上一块,“就像置身于春日晴朗的美好日子,心里充盈着暖融融的阳光”。

浓缩历史的古罗马广场

一本串联起两千年罗马史的旅行指南

孟虹



浓缩历史的古罗马广场

几乎所有的罗马旅行指南都从介绍古罗马广场开始。维克托·松金也以古罗马广场为起点,带领游客们行经圣道、帕拉蒂诺山、帝国广场、卡皮托利诺山、斗兽场、台伯河曲线、方尖碑与陵墓、切利奥山与阿庇亚大道、奥斯塔里亚与蒂沃利,游览罗马斗兽场、演讲台、元老院、祭坛,循着建筑位置的脉络,全方位领略这座“万城之城”的面貌。他不想让旅行变得沉重沉闷,希望“这本书带给读者一个丰满、活泼的罗马,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宏伟的罗马假期,你甚至可以躺在自家的沙发上参观”。

维克托·松金首先告诉读者,到底什么是古罗马广场?它是一个大致东西走向的巨大方形区域,西至卡皮托利诺山,南至帕拉蒂诺山,北至几个以古罗马皇帝命名的广场,东面几乎延伸到斗兽场。在很多书中,只有长方形的后半部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古罗马广场。维克托·松金延续这个传统,一一介绍圣道上的古迹。

维克托·松金写道:“确实很难找出这么一片几乎每寸土地上都聚集了大量重大历史事件的地方。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波德·布拉乔利尼曾这样描述自己在15世纪20年代游览广场时的样子:“耳边传来了那个年代宣读元老院决议的声音,脑海中想象着克劳狄·霍腾斯、西塞罗的演讲,这一切让我时不时地灵魂出窍,目瞪口呆。”

18世纪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追忆自己的壮游岁月时也有类似的体验:“25年过去了,我还是无法忘记,也无法描述第一次靠近‘永恒之城’并步入城中时,向我头脑袭来的那种强烈情感。在一夜无眠后,我隆重地步入场废墟,一边走在那些罗慕路斯曾站立过、图利乌斯曾演讲过、恺撒曾丧命于此的纪念地上,一边行着我的注目礼。”作为研究罗马历史的学者,维克托·松金却在书中加以纠正,强调我们现在对古罗马广场古迹的了解远比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知道的要多,“其实元老院并不在布拉乔利尼以为的地方,恺撒也根本不是在古罗马广场被杀害的。”但有一点从未改变:很难找到一处如此浓缩历史的

地方。

通过眼前景观凝望历史

维克托·松金的《罗马传》采取了一种很巧妙的写法。作为一本面向大众的书,这种类似于旅行指南实质却写古代史的写法是成功的,读来确实引人入胜。切入点足够小,反而文字和史料结合起来的力量会足够大,让人读起来非常顺畅、舒服。他在叙述罗马城的演变过程中,同步将歌德、拜伦等大师对罗马的文化情结语注入,显示出精神和思想达到某种高度之后的水到渠成。

没有故事的城市毫无生机。在维克托·松金的《罗马传》里,我们能从作者轻松细腻的笔触中,了解到“永恒之城”的历史、政治、文化、传说、市井传闻……作者在广场、建筑、雕塑中做了时间的标注,将传说、人物、事件附骥其上。打破时空的距离与古罗马相望,赋予空间以时间的含义、历史的意义和文化的价值。

如果带着这部著作前往罗马,那么你会在游览古迹同时,感受到作者像一位穿越到现代的古罗马市民一样,站在你身侧滔滔不绝地用轻松诙谐的语言讲述着它的辉煌与伟大,而在这之中还穿插着八卦见闻、法庭官司、地产介绍。他以建筑作为切入点,但不囿于结构、材料、风格等物理表征,而是在建筑上竖起一道任意门,穿越时间的长河,通过眼前的景观凝望历史,挖掘出这里曾经上演的璀璨文明。维克托·松金的城市里,有深邃的历史,有浪漫

文化、传说、市井传闻……作者在广场、建筑、雕塑中做了时间的标注,将传说、人物、事件附骥其上。打破时空的距离与古罗马相望,赋予空间以时间的含义、历史的意义和文化的价值。

如果带着这部著作前往罗马,那么你会在游览古迹同时,感受到作者像一位穿越到现代的古罗马市民一样,站在你身侧滔滔不绝地用轻松诙谐的语言讲述着它的辉煌与伟大,而在这之中还穿插着八卦见闻、法庭官司、地产介绍。他以建筑作为切入点,但不囿于结构、材料、风格等物理表征,而是在建筑上竖起一道任意门,穿越时间的长河,通过眼前的景观凝望历史,挖掘出这里曾经上演的璀璨文明。维克托·松金的城市里,有深邃的历史,有浪漫

的传说,还有沉重的感悟,像一面镜子,映照历史。维克托·松金没有采用传统的时间线结构堆砌庞杂的历史,而是用此时此刻矗立在世人面前的建筑勾连罗马城的前世今生,让读者有清晰的视觉形象。他找到各个建筑之点的逻辑联系和历史脉络,从点到线至面,以娴熟而明晰的笔调将罗马建筑及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一一铺展在读者面前。通过维克托·松金的流畅讲述,读者对旅游

的热爱和对历史的热忱将同时得到满足。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蒂娜·鲁宾娜说:“我现在知道,下次再去罗马手中要带本什么书了——自然是维克托·松金的这本。”

■聊书

走进类型电影的迷宫

李海卉

类型电影是按照不同类型的范式制作出来的影片,我们通常看到的有喜剧片、剧情片、犯罪片、科幻片等。诺兰的每个类型电影都像是一个迷宫,《盗梦空间》《星际穿越》《记忆碎片》……“你看清楚了吗?”它属于哪一种类型?诺兰电影似乎有一股魔力,让你一遍遍地观赏、思考、挖掘,忍不住走进去,又努力地走出来。现在,《诺兰的电影世界:无限的想象力》提供了—枚步入诺兰电影迷宫的密匙:《蛮荒与文明:类型电影教程》作者,国内知名电影研究者郝建也在分析,诺兰电影里面究竟用了多少种类型方法。

由18位国际资深电影学者带来的《诺兰的电影世界:无限的想象力》一书,首出中文版,正如本书前言所说:“每部电影都是一个迷宫,那么九部加起来能拼成什么?回到电影本身,国内知名电影研究者郝建也在分析,诺兰电影里面究竟用了多少种类型方法。由18位国际资深电影学者带来的《诺兰的电影世界:无限的想象力》一书,首出中文版,正如本书前言所说:“每部电影都是一个迷宫,那么九部加起来能拼成什么?回到电影本身,国内知名电影研究者郝建也在分析,诺兰电影里面究竟用了多少种类型方法。本书从故事主题、拍摄手法、叙事结构等角度全方位解读诺兰电影创作的方法和实践。17篇文章从影评人、研究者、电影制作人、影院业主、观众的不同视角对诺兰电影进行探究,除了内容,还从技术层面探讨了诺兰电影中的音乐和IMAX摄影的作用,为深入理解诺兰及其作品提供了多维而有趣的门径。

诺兰对IMAX的使用,是为了让观众目睹一些“真实”的东西。他很少采用电脑生成图像,并且拒绝采用3D技术。在拍摄《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时,他放弃采用电脑生成图像来制作大场面,在实拍时动用了上千个临时演员。在《奥本海默》中,诺兰全部采用IMAX画幅的胶片拍摄,银幕上数次出现巨大的奥本海默的特写镜头,让我们更容易走进主角的内心世界。

画面在黑白与彩色之间不停切换,可以说是诺兰最常见的叙事手法,这在其电影《记忆碎片》中可以窥见。在《记忆碎片》中,诺兰通过“情节的重组和视觉的重新排列,使用巧妙的剪辑和彩色与黑白段落交叉混合的手法来展现时间的多重线索”,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能看到“重复的场景和对话,彩色、黑白两种画面的对应和快速剪辑”。其中,黑白镜头往往为“客观镜头”,彩色镜头为“主观镜头”,黑白与彩色的搭配,更像是导演在黑白片段提出问题时,观众则在彩色片段中寻找答案。在《记忆碎片》中,彩色还代表着倒叙,黑白代表着正叙。

“每一部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都是一个迷宫。”诺兰是当前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导演之一,他以创新性和独特的叙事结构,打破了传统的主流商业电影和独立电影之间截然划分的界限。可以说,他的作者导演风格调和了好莱坞工业电影和独立电影之间的鸿沟。从处女作《追随》,到新近上映的大片《奥本海默》,诺兰始终保持着对叙事结构的探索、对胶片摄影的热爱、对创伤主题的延续。

类型电影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得到艺术刷新,《蛮荒与文明:类型电影教程》这本书带领读者游览梦工厂基地,撩开他们造梦的神秘面纱。电影文化研究者崔卫平说:“类型电影是好莱坞的核心秘密,里面藏着些大众选择的文化密码。”美国学者贝瑞·凯斯·格兰特介绍类型电影这样说:“简而言之,类型电影就是那些在重复和变化中用熟悉的演员在熟悉的情境中讲述熟悉的故事。”

郝建是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员,他的《蛮荒与文明:类型电影教程》不仅在文艺学研究中具有创新性,也是国内原创类型电影经典教材,与当下中国电影文化思想密切相关。在分析电影类型形态的同时,作者运用文艺学中的细读方法对一些经典影片文本案例做了独到的分析。

郝建的这本书全面梳理了类型电影的概念,还细数每种类型电影惯用的手法和视觉语言,重点探究在商业社会中如何讲述宏大故事等话题。作者从电影的演进历程讲起,用细读文本的手法,探究类型电影的经典模式构成,并结合经典作品分析了爱情片、惊悚片、伦理片、警匪片、灾难片、动作片、音乐歌舞片、喜剧片、黑色电影等主要电影类型。对电影文化对大众娱乐消费的影响,也有新颖的理论观点与建议。

类型电影遵循的是创作者和观众都熟知的套路或者规则,就是在熟知中展开对话,在陈规中寻求创新。正如郝建在书中所写:“观众去看徐克的《新龙门客栈》,影院的广告牌上会明确写着‘炫目打片’;去看《变形金刚》,观众知道那是‘动作大片’。尽管在走进电影院之前,观众就知道这个类型的影片大致会是什么样的风格,甚至故事的大致路数,但观众还是愉快地买票进去。”这就是类型电影长盛不衰的魅力吧。

